

拜新闻事业之赐,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就与新民晚报的《夜光杯》结下了文缘。当时,我在辽宁的一家报社担任副刊责任编辑。报社老总——一位视野开阔、经验丰富的老报人,特意指点:要着意研究,师法新民晚报的副刊,并且明确提出导向性、社会性、文化性、可读性的要求。1982年,新民晚报浴火重生,尽管我早已离开新闻岗位,但仍然坚持做《夜光杯》的忠实读者者,并忝列作者队伍。书报多情似故人。发现惬意的版面和文章,往往不禁把笔点评。现在,面对“夜光杯美文征集”活动,饱尝“悦读”的艺术享受,自然就更有感而发了。

——这是《夜光杯》的“聚珍版”。从五千篇应征作品中评选出百篇美文。这些引人精神向上,具备审美价值、健康趣味,关注读者欣赏习惯和地方特色的精品,“让优美的文字滋润生活,让发光的思想照耀心灵”。

——新成果的“展演台”。《夜光杯》编辑同仁几十年如一日,以辛勤的汗水,浇灌了青葱葱郁的灵苗,滋育了一代代的读者,现在,正是检阅丰收果实的时刻。可说是繁花照眼,各饶韵致,参差错落,咫尺现沧波之势,具见编者匠心。

——再出发的“壮行酒”。面

对群星璀璨的文化副刊万花园,在文学市场竞争激烈、网络飞速发展的形势下,作为以文化创新为重要发力点的《夜光杯》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境,增辟“星期天夜光杯”,开设“封面人物”“纪实”“读书”“记忆”“上海珍档”“上海闲话”等专版,使《夜光杯》的内容不断地延展深化。这次美文征集活动便是再出发。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,再

文缘·悦读·启示

王充闾

跨征程祝壮行。

这里有三点启示:

这些美文的运思各有机杼,但其共同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,抒真情,接地气,使人振奋,赋有活力。生活如泉,文华似水,泉源丰盈,自然川流不息。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:六十年前,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,采访归来,总会攒聚在编辑部,兴奋地讲述城里的新气象,说着说着,就朗诵起何其芳的诗:“生活是多么广阔,/生活是海洋。/凡是有生活的地方/就有快乐和宝藏。/……去在平凡的事物中/睁大你的眼睛,/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,/去以心发现心。”这样,笔下的报道和文章,便都元气

淋漓,鲜活可喜。

关键在于创新。这些美文以至于本次活动,体现了新视野、新主张、新生代、新呈现的宗旨。助推文化创新的发展,需要随时赋予新蕴含、新样式、新观照。散文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,交织着客观世界不断“人化”、人的精神不断“物化”的能量互换过程,体现审美主客体的交融互汇,心智与自然融合,为“满眼生机转化钧”的呈现提供了理想的形式。

这次征文活动进一步坚定了编者、读者、作者的文学信心。基于影视、网络等电媒传播充分展示其诱人魅力,而传统的纸媒传播则失去其一家独大的优势,这种新的文学环境,三方合力,从强化读者意识、提高应变能力、转换思维方式以及文体把握、栏目设置等方面,进行了成功的运作。“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、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,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、创造力的高度信心”。习近平主席的殷切期望,给了我们有力的理念支撑,从而进一步明确方向,提振信心,守正创新,努力再创新绩。

十日谈

我和夜光杯美文

责编:吴南瑶

明起刊登一组《备年货的故事》,责编沈琦华。

叶上初阳 (纸本设色) 黄阿忠



穿越浦江去喝茶

牛传忠

午饭后接到朋友电话,说来喝茶吧。我问,在哪里?他说,浦东,陆家嘴。没等我答应,他已经把茶室的具体定位发我手机上。要过黄浦江?我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。你那里过来最多二十分钟啊,你以为还是老早。朋友催促道。可不是吗。我用手机查了一下去那个茶室的路线,公交、地铁、驾车过隧道、跨南浦或杨浦大桥……线路随便选。当然,最快的还是地铁2号线,确实是二十分钟左右可以到达。

2号线把我送出陆家嘴站,迎面是簇拥的摩天大楼。几乎一眨眼工夫啊,浦西已经在对岸了。这么多年来,从浦东到浦西,从浦西到浦东,无数次穿越宽阔的黄浦江,由曾经艰难不易到如今的便捷快速,留给我们的记忆是绵长而刻骨的。

曾经,黄浦江上的轮

渡是上海人过江的主要交通工具。两岸的码头上,最繁忙的是早晚上下班两个高峰,那场面绝对的壮观。等候摆渡过江时,人流、自行车、黄鱼车流,乌泱泱一片,渡船一靠码头,蜂拥而上。轮渡到岸,出口处如闸门开启,人车奔涌。我曾经在南京东路轮渡口看到那个场面,出轮渡的人流车流,“哗啦”一下,瞬间把马路占了大半条,警察的哨音完全被嘈杂的人群淹没。

天晴过江还算好的,遇到雾雨天,特别是刮台风,那过江就没有指望了。当时,我当兵所在的

如果說在其他地方,风是冬天的尖兵和利爪的话,那么在水库,风仅仅是冬天一羽慵懒的翅膀。即便没有明媚的冬阳照耀,风在冬天的水库,也总是痴迷于湖水的氤氲和山岚的湿润,无端地羞怯了惯有的锋芒。

经过长时间的盘桓和探视,冬天的第一场雪终于降临水库。几乎一夜之间,山峦、树木、大坝和房舍已是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,而在雪的洁白的映衬里,愈显澄澈透亮的那一泊库水,正是这童话世界里睁着的眸子,让天地和人间由此映照什么是时光的深邃,什么是彻底的纯粹。

如果猜不能读全。信封上的地址,请教邮递员怎么能保证投递无误。原来,一般而言只要信封上写了邮编,一个大范围就框起来了,基本不会弄错。

身份证号码是上海的另一个城市密码。310开头那是上海人的代表,已经成为共识。

310之后的三位数字代表了不同的行政区。再后面就是“生辰八字”。黄浦区是101,南市区是102,卢湾区是103,现在这三个区都称作“黄浦区”,后两个区在行政意义上已经消失,但在身份证号码上还见得到,这是名副其实的“密码”。

上海公交车的数字也是“密码”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也不知大江南北是不是都是这样,人们

水库的冬天

陈荣力

进入秋天,丰盈的库水经春天的孕育、夏天的滋养已走向成熟,因此那库水甚至连波浪、连细语都充满着女性的圆润和妩媚。而湿地里白发的芦苇和芦苇丛中不时冲天而起的白鹭、野鸭,则以另一种丰硕和肥沃,恣意勾画着曲线的活力和烂漫。这样的圆润和妩媚,同样回响于秋月当空桂子落地的声音里;这样的活力和烂漫,更延伸在秋风起处菊花吐蕊的足迹里。

当冬天像一个莽撞的小孩,一头撞进水库时,她情不自禁惊诧地停住了脚步。

满岗满坡的竹林和树木,因换上

了冬天才穿的墨绿外衣,连瑟瑟的细雨都变得内敛、深沉;湿地里的鸟比秋天更多了种类和伙伴,它们知道在水库里的憩息和集合,将成为这个季节里最温暖的记忆和留恋。库水早已摸透了冬天的脾气,更多的时候以沉寂和无声抚摸、包容着冬天;库水也有调侃的时候,当某一个早晨,雾气弥漫睡眼惺忪的库区,那是库水为冬天披上的一块乳白的纱巾。

人写信,邮差就把它们放在信箱里。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信。这些年我陆陆续续给朋友写信,实则无事生非,将平时随手写的小札处理掉。好几个人都是在几个月后微信回复说收到,我想更多的人已没有开信箱的习惯了。

邮编是上海的密码,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邮编是200001,父亲一直引以为豪。离我家最近的那个邮筒就在广东路靠近市工人文化宫的地方,今天还在。每个邮局都有一个邮编,那代表他们的管辖地。200001这个邮编对应的邮局在江阴路黄陂南路,现在的明天广场后门,今天还在。

最近看到一批王遽常写的信,我这个有点草书基础的人,半

上海的城市密码

施之昊

头就可能成为当天的最后一站。那时,我在浦东川沙的一个部队当兵,某天,请假去浦西市区办事,事先过好江,风风火火赶到浦东的塘桥码头,眼看着开往川沙县城连队方向的末班公交车远去了,只有望车兴叹。那个年代,还没有如今的通信工具,无法向连队报告情况,硬着头皮,朝着川沙县城方向步行。我鼓励自己,就当作一次徒步夜行军吧。这次“夜行军”时间很长,天亮终于到达连队,代价是我的两只脚底板同时长了几个泡。连长指导员两人双双在营区门口焦急地等我,他们也一个晚上没有睡觉。问清原因,连长开玩笑说,能够找到回连队的路,说明你平时训练还不错。指导员表扬我的话让我更加振奋,他说,没赶上车按时返回连队,但你徒步归队的精神值得全连官兵学习。

今日,穿越黄浦江的线路多了,地、水、空交通把两岸的距离缩短到只需十来分钟时间,且不受任何极端气候影响。有时,只要时间允许,我会选择开车从杨浦大桥、南浦大桥穿行,把车速放慢一些,放眼辽阔的黄浦江,找一找那些穿越浦江的艰难记忆。

预制菜名声不佳。到处在抱怨。有一次我把“杏花楼”的预制菜买回家,自以为讨巧,孰料家人居然发出了尖锐的骂声,夸张得像是拖了一条臭鳊鱼转来。

据说,它坏就坏在“预制”两个字。那暧昧的“预制”就像股票的“重组”让人遐想无限。其实“预制”两字本身何错之有呢?查预制菜的定义,是这么写的:经预选、调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半成品。

如此说来,我们与“预制菜”的亲密接触,至少已经三千年了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早年就连天子也天天吃预制菜。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中记载的“天子八珍”——淳熬:肉糜拌大米饭。淳母:肉酱油浇小米饭。炮豚:煨烤炸炖猪仔。炮羔:煨烤炸炖羊羔。捣珍:牛、羊、鹿的里脊肉捣成肉泥而食。渍:打酒糟牛肉片。熬:五香牛肉干。肝:烧猪肉油包狗肝。问题是,这“八珍”请问哪一“珍”事先没有“预选、调制”过呢?以“熬”为例,先用木榔头将牛肉或者鹿肉捣捶成薄片,除去皮膜,摊在苇荻篾上,撒上姜、桂和盐末,以小火慢慢烘干而成“半成品”,类似于现代的福建肉脯。它可以挂起来,储存很长时间,以后湿吃干吃均可,想吃湿的,可把肉脯放在肉酱里慢火煎食;想吃干的,可再次反复捶打,打到肉松状,配伍他物,手撕享用。须知炒菜之锅是宋代才有的,植物油现炒现吃的乐趣于先秦可是门都没有的——况且“天子百酱”,“预

制”的更多,《周礼》的详细记载,主要包括以下几种:蜗牛肉酱,也叫“酱蜗牛”。蚂蚁卵酱,用蚂蚁卵制成的酱品,听来真是惊悚,但当时是天子的最爱。蛤蟆酱,蛤蟆嫩腿制成的酱肉。牛肚酱,牛肚刺糜制酱。兔肉酱,兔肉腌酱。獐子肉酱:獐子肉刺糜制酱。鹅肉酱。鱼肉酱,鱼肉糜入酱……

全是“半成品”。古时哪有冰箱,想保持食物不败,只有先做成半成品防腐。腌鱼称“鲐”,以盐和红曲腌制,平时收在陶罐,届时拿出来蒸或者煎;肉更是可腌可熏,火腿不也是最出名的半成品嘛,吃了成百上千年,也没听说像罗

部队汽车连,会接到地方政府的请求,出动数十辆军卡车到浦东浦西的各个码头,把滞留在码头上的群众运过江,大家俗称那叫“拉雾”。那时,“拉雾”的车辆过江也只有打浦路一条隧道,自然是异常拥挤,因此,隧道内弥漫着浓重的尾气,十分呛人,战士们纷纷戴上口罩。恶劣的天气里,许多群众过一趟黄浦江,明明近在咫尺,却要一天的工夫。

车渡黄浦江有时也是惊心动魄的过程。有一次,从奉贤的西渡乘卡车上渡船,当日的天气不是很好,呼呼嚎叫的寒风在江面掀起不大不小的浪,工作人员说可以通行。车渡船摇晃到黄浦江中间,江面上的浪突然大起来,工作人员挨个提醒,让所有人穿好救生衣,整个车渡船上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我当时心里想,有这件救生衣,一旦翻到黄浦江里去,虽然淹不死,但有可能被冻死。好在车渡船在又惊又险中,终于到了对岸的码头,已经悬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回落。船上的工作人员居然一脸无所谓地说,这有啥啦?我们经历得多了。

上海人曾经过一次黄浦江不易。有时候,即使码头上的轮渡正常往来,出门办事,还必须把两头的公交车首末班时间卡准,不然,过了黄浦江,码

事实上,预制菜的家族太庞大了。且不说餐桌上所有的冷盆都是“预制”的,市面上的鱼丸、蛋饺、肉丸、鳗鲞、海蜇、水发肉皮……直到熟食店里无数的熟食,甚至包括成百上千种的罐头食品,无论荤素,请问哪一件不是“预制”的呢!

家人听了半晌无语,坦承是那“预制”两字让人遐想无限了。也难怪,你预制菜烹制的全过程天暗暗地黄黄的,有谁看见呢?!以往的食品安全又不是没出过问题,是以“预制”本无错,关键在监管,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都明晃晃地墙上挂着,所谓抬头有神明,你若偏不抬头,有啥办法?

所以预制菜如果有问题,则错不在“预制”,而在监管的失范和道德自律的崩溃,类似的误杀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长期被指控为“垃圾食品”的方便面,罪名是“单一地提供碳水化合物”,问题是米饭和麦面也是“单一地提供碳水化合物”呀,鸡蛋和方腿还“单一地提供蛋白质”呢,它们算不算“垃圾食品”?

显然,“单一地提供”什么,错不在食物是否“垃圾”,而在于我们“单一的摄入”,事实上任何“单一的摄入”都将导致营养不良,如同单一的阅读,单向的思考,都是有害的,这种“肚痛埋怨灶司”的荒唐思路居然长期左右着我们的认知,难道不是更可怕的吗?

事实上,没有社会的契约和诚信机制,没有道德的自律和法律的监控,不要说“预制菜”,就是现炒现做的菜肴该有问题的,还不是照样有问题?且长此以往,任何商品的交易成本都会因诚信成本太高而渐行渐高,以至于今天可能是“预制菜”失范,明天就可能是食用油失范,后天呢,体温表、卫生巾、羽绒服、洗衣粉、口罩都会失范?

我们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也无从去打听,去知道。

问题是,为什么说说着又说又扯到了“诚信”与“监管”这处老疤了呢?

问题是,如果不归结到“老疤”,阁下你还能再给我一个更新的说法吗?

因此,隧道内弥漫着浓重的尾气,十分呛人,战士们纷纷戴上口罩。恶劣的天气里,许多群众过一趟黄浦江,明明近在咫尺,却要一天的工夫。

车渡黄浦江有时也是惊心动魄的过程。有一次,从奉贤的西渡乘卡车上渡船,当日的天气不是很好,呼呼嚎叫的寒风在江面掀起不大不小的浪,工作人员说可以通行。车渡船摇晃到黄浦江中间,江面上的浪突然大起来,工作人员挨个提醒,让所有人穿好救生衣,整个车渡船上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我当时心里想,有这件救生衣,一旦翻到黄浦江里去,虽然淹不死,但有可能被冻死。好在车渡船在又惊又险中,终于到了对岸的码头,已经悬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回落。船上的工作人员居然一脸无所谓地说,这有啥啦?我们经历得多了。

上海人曾经过一次黄浦江不易。有时候,即使码头上的轮渡正常往来,出门办事,还必须把两头的公交车首末班时间卡准,不然,过了黄浦江,码

